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八七七次會議

第 十 五 年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至二十一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877)	I
通過議程	I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I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八百七十七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日星期三午後八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José A. CORREA (厄瓜多)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877)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一. 主席：我現在根據安全理事會過去(第八百七十三次會議)決定，請比利時及剛果共和國的代表參加安全理事會的討論。

經主席邀請，比利時代表 Mr. Pierre Wigny 就理事會議席。

經主席邀請，剛果共和國代表 Mr. Thomas Kanza 就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秘書長已根據七月十四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S/4387]規定向理事會提出有關該決議案實施情形的第一次報告書[S/4389 and Add. 1-3]。

三. 秘書長：我可以用很短的幾句話來提出主席方才提到的那件報告書。

四. 安全理事會通過關於向剛果共和國提供軍事援助並請比利時撤退部隊的決議案[S/4387]以來，已有一星期了。

五. 我向理事會提出的第一次報告書[S/4389]內已經載述截至本星期一上午爲止的發展情形。後來我又發表三件補遺，內中一方面說明聯合國軍現在已增

至非洲部隊十二營、歐洲部隊兩營，不過，其中一營僅屬暫時性質；我還沒有提到幸而有各會員國的慷慨協助而得以調到剛果去的許多其他人數較少及專門性質的軍事單位。補遺內也說明截至昨日爲止關於比利時撤退問題的情形。

六. 我要乘此機會向迅速向聯合國提供協助——有時不惜重大犧牲——的各國表示真誠的敬意。這是令人深感興奮的經驗，也是國際合作的一大進步。若沒有非洲國家及非非洲國家這種同樣慷慨的響應，聯合國的任何努力都不會有什麼用處。現在我們即使還沒有絕對的把握，至少可以抱着希望來觀望我們的前途。我們已經有了極有希望的開端，但是我們還沒有渡過難關。

七. 至於軍隊的部署，我們現在已經加強聯合國軍的實力，至少以目前而論，可爲我們繼續設法援助共和國政府滿意基礎，我並不是說聯合國軍沒有再大規模擴充的可能，不過這種擴充必須顧及許多考慮，這也就是我們在目前尚未向會員國另提新要求前可以舒一口氣的這個短時期內應當研究的問題。

八.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於先竭力設法湊集了足夠的人力之後，現在必須全力注意配備、信號、給養、衛生及行政等各方面一切必要的後勤服務。我們現在很高興有 General Alexander 在這裏參加會議，他曾與剛果政府代表及聯合國代表舉行討論，今天才回到紐約，給我帶來最近估計聯合國軍各種需要所得的結果。

九. 我無須向理事會各理事指出負責將聯合國軍編爲正式軍事單位、負責遣調運用這支部隊的人所面臨的種種困難。這次的行動遠較聯合國緊急軍龐大複雜，因爲牽涉更多的國家，採用許多的語言，需與傳統極不相同的軍事單位互相合作，而且負責的地方面積亦較廣大。不過我充分信任我們派到該處的人員，而且我確信他們必能得到剛果當局的通力合作，因爲這顯然是由於剛果共和國政府請求而發動的這次努力順利成功的必要條件。

一〇．在民政方面，我們不但面臨我上星期三〔第八七三次會議〕陳述內提到的重要行政問題，而且還有糧食燃料供應方面以及尤其最近所發生關於衛生方面的種種問題。

一一．各位已經知道我們在行政方面希望達到的主要目的，也已知道我已開始採取的行動。過去一星期內，我原想在行政工作方面謀求進展，但是由於若干明顯的原因，我不得不集中秘書處全部力量於建立剛果聯合國軍。現在軍事部署可算已經有了一個開端，我們將再度全力注意行政問題。

一二．糧食方面，各國政府已應我們向其提出的呼籲，以大批糧食交我支配。這種糧食業已而且正繼續航空運至雷堡市，即本報告書內特別關注的一個地區。

一三．至於燃料，我們最關切的是使之恢復正常，取得源源不絕的供應。我們現正盡力設法達到這個目的。關於這一方面，我要特別一提過去以清除蘇伊士運河出名的 **General Wheeler** 將於今日或明日首途前往剛果，組織必要的工作，以防剛果河淤塞。

一四．公共衛生方面，我已親自與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 **Dr. Candau** 接洽，請他與國際紅十字會通力合作推行一項緊急衛生運動，以防發生危險。雷堡市區噴射藥水的必要工作已有數星期未曾進行。用水管制亦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大批醫生護士業已離境，使該市頓時失去必要的醫藥服務。若不立即採取措施這種情形，將來會有何種結果，無須我來說明。我確知道世界衛生組織必會鼎力協助，但是仍深盼理事會能於辯論結束後或在其決議案內對於幹事長的工作予以必要的支持，事實上，最好直接向在支持聯合國行動的方面負有任務必須執行的各專門機關提出呼籲。

一五．現在我要討論撤退問題。第一，我先要促請各位注意我昨天提出的報告書及其補遺報告書內指出將來必須取得剛果政府同意，劃定一個聯合國軍軍事行動範圍，規定若干其他條件，俾聯合國軍對於維持國內的滿意情形能有所貢獻。關於這一點，我要強調指出，我認為對於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就是關於軍事行動範圍究竟是什麼這一點，不應有何猶疑。安全理事會應剛果政府呼籲而通過的決議案〔S/4387〕顯然僅適用於幾天以前安全理事會建議准許剛果共和國入會為聯合國會員國〔S/4377〕時該共和國所有的全部領土。因此據我所見，聯合國軍按照決議案的規定並

以剛果政府的要求為根據，於執行任務時有權前往該地所有各部分。

一六．我可在此提出，我在答覆卡坦加省政府主席 **Mr. Tshombé** 的來函時，曾向他清楚說明，凡聯合國經由秘書長對決議案內包括的各點採取的行動，秘書長由於若干不得不予顧及的法律情形，必須視之為將剛果共和國作為一個整體而採取的行動。

一七．我要重申我曾在我的初次聲明〔第八七三次會議〕及第一次報告書內一再說明聯合國軍決不能參與任何國內的衝突，也不能在任何內亂中出面干預。

一八．安全理事會雖然沒有像過去幾次那樣授權或請秘書長採取具體步驟——當然，成立聯合國軍一事不算在內——促成撤退，但是秘書長駐剛果的代表業已採取他們認為協調安全理事會關於成立聯合國軍及關於撤退一事的兩種決定之實施起見應有的行動。雖然我覺得不一定有此必要，不過理事會也許認為倘能清楚規定我在這一方面的任務範圍，可以不無益處。理事會若採取這種行動，似不妨以確切規定關於這一點我所負任務的本質，及理事會關於實施撤退要求一事的本旨，為其目的。

一九．根據安全理事會上星期三的決定，聯合國已開始進行聯合國本身在其旗幟之下自己組織指揮的最大的一次努力。我剛才已有機會向各會員國致敬，感謝它們多方努力，使本組織的任務能夠付之實施。請再容許我在此時此地——站在安全理事會發言人地位，並代表聯合國——向各位說將來我還得向各會員國在軍事方面及民政事務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我們不應有絲毫猶疑，因為我們現在正在十字路口，我認為我們的態度不但對本組織的前途而且對非洲前途都有決定一切的重要性。而且在目前情形之下，非洲的前途很可能就是全世界的前途。我知道這些話說得很強烈，不過我希望本理事會各理事及本組織各會員國都明白我非有強烈的信念為根據是決不會隨便說這樣強烈的話的。

二〇．**Mr. KANZA** (剛果共和國)：我今天遲到非常抱歉，不過，這並不是故意的，我剛纔在與雷堡市接洽，而且我曾用電話通知秘書長恐將遲到。

二一．第二，我要感謝秘書長、主席及安全理事會允許剛果代表團在世界各國之前提出剛果共和國的意見。

二二．我相信一般剛果人對於他們與比利時八十年的關係都有很愉快的回憶。而且我認為我們第二代的剛果人與比利時人的關係甚至比上一輩更為密切。所以我們今日所處的情形實在使我們非常痛心。我相信一個國家獲得獨立還不到兩星期就得到安全理事會站在幾乎是原告的地位，決不是常有的事：我們的前殖民國家按常情本來應成為一個友邦，然而竟與我們希望的恰恰相反，首先在剛果獨立的前夕三次違背我們於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九日簽署的條約。¹

二三．我要強調說明這件事情的慘痛性質。不過，因為我國政府命令我聲明剛果共和國的立場，所以我不得不先向各位敘述我們所知及所經歷的情形，和我們本來所希望的情形；最後再提出我們要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建議，希望這些建議倘獲通過，可使剛果共和國重獲和平安謐，使我們能日趨繁榮，使我們能與我們的比利時友邦重建良好的關係。

二四．我要說的話相當長，不過我想理事會一定會耐心聽我的。

二五．各位想已知道我們的總理本來預備親自到紐約來的。我方才纔與我們的副總理 Mr. Gizenga 通電話，現在我要糾正若干方面對於此事所說的一些話。總理原想到紐約來，主要是為了討論技術協助問題，我們告訴他聯合國秘書長將於下星期一路過雷堡市。所以總理通知我們說他擬展延到紐約的日期，等到他與秘書長在雷堡市會面後再說。

二六．現在，第一點，我要討論一下，六月三十日以前的情形。

二七．從社會方面來說，剛果可說是最幸運的國家之一。它的確是非洲最富庶的一塊土地，而且誰也不能否認剛果是人人都愛住的一個國家。不幸，剛果現在變成了一片戰場、變成了一個人心慌亂的國家，而對我們來說，變成了一個極不快樂的國家。

二八．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很久——在一九六〇年一月——所謂圓桌政治會議在伯魯塞爾開會。會議中通過了一項建議，其實是一件決議案，內中規定比利時與剛果政府在六月三十日以前簽訂一項友好合作條約。出席圓桌會議的剛果代表都支持這種主張，因為他們希望在獨立以後仍與比利時維持最友好的關係。不過，等到快要簽署條約時，剛果政府想

檢討一下這件決議案的規定。剛果比利時兩國政府簽訂的友好互助合作條約第六條第二項內容如下：

“非經剛果共和國政府或剛果國防部長明白要求，比利時不得在剛果本國境內使用目前駐在剛果之部隊。”

二九．我們簽署了這項條約，連同這一項在內，但在案文開首附註“暫時適用”等字樣，因為剛果政府原擬接收比利時在剛果境內所築的軍事基地。我們信任比利時，所以認為不必性急，將來有很多時間可詳細討論關於這些基地的協定。

三〇．不幸，剛果臻達獨立才祇四天，比利時政府即命令該國部隊在我國境內採取行動。我不擬詳述若干其中的細節。將來認為必要時我可提出大家要求的任何詳情。

三一．比利時部隊第一次在剛果境內採取行動，據說或據比利時說，是應卡坦加省政府之請求。在雷堡市一次會議中，即在兩位比利時部長 Mr. de Schryver 及 Mr. van der Meersch 及比利時駐剛果大使出席的一次國務會議中，比利時的部長說比利時由於非其所能控制的情形，不得不令其部隊從事干涉。剛果政府祇引述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九日簽署的友好互助合作條約第六條第二項。其實，當時比利時政府祇要與我們的總理，他正巧又是我們的國防部長，通一個電話，或拍一個簡短的電報，那末一切事情就可以合法進行，我們甚至可說本友好瞭解的精神辦理了。但是比利時卻直接主動命其部隊在我國領土內採取行動。在我們心目中，加坦卡、卡賽、及下剛果都是我國的領土。

三二．比利時部隊第二次出動是在馬塔地港。他們佔領了該港。我們還是信任比利時，不過我們不懂比利時政府何以不能在向其部隊發命令以前早幾分鐘先打一個電話或一個短短的電報給我們的總理亦即我們的國防部長通知他一下。我們所得的是同樣的解釋：比利時由於無法控制的情形不得不在我國領土內採取行動。

三三．第三次的情形也很不幸，這是有一天早上，就在剛果政府與兩位比利時部長 Mr. de Schryver, Mr. van der Meersch 及比利時駐剛果大使舉行了一次很諒解友好會議的第二天發生的事。那天早上七點鐘我們聽說比利時部隊佔領了雷堡市的飛機場，這是第三次發生這種情事，其實祇要打一個電話或電報給剛果的

¹ 比利時剛果共和國友好、互助、合作條約。

總理兼國防部長通知一下，一切事情無不可以用最友好的辦法順利解決。

三四．各位都看見，剛果的行為完全像一個好孩子，一心信任比利時，但是剛果不得不三度提請比利時注意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九日簽訂的友好、互助、合作條約第六條第二項的規定。

三五．我們就是在這時候，第一次使用我們主權國的權利，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緊急請求，要求予以軍事協助[S/4382]。我們本來擬請求聯合國提供一般的技術協助，因為剛果沒有訓練好的人員，所有軍事、技術、法律及其他人員向來都是比利時人。我們原想一俟能够使用主權國權利後立即請求聯合國提供一般技術協助；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求軍事援助。但是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二日，我們都正式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緊急要求，請求予以軍事援助。

三六．比利時大使 **van den Bosch** 聽到了我們的行動，知道了我們的電報和安全理事會的決定後，於七月十四日給我們一道公函。我要在宣讀該公函中與我們有關部份以前，先讀一下安全理事會決議的案文[S/4387]。我要請各位原諒，不過，讀了以後才可以與比利時大使所說的話有個比較。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內容如下：

“安全理事會，

“鑒悉秘書長就請求聯合國對剛果共和國問題採取行動一事所提之報告書，

“又鑒於剛果共和國總統及總理致聯合國秘書長請予以軍事援助之要求[S/4382]，

“一．促請比利時政府將其部隊撤出剛果共和國領土；

“二．決定授權秘書長商同剛果共和國政府採取必要步驟向該國政府提供必需之軍事援助，至剛果政府認為經由在聯合國技術協助之下之積極努力，其保安部隊已能充分執行任務之時為止；

“三．請秘書長斟酌情形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告。”

三七．這是安全理事會通過並於七月十四日送交我們的案文。同日我們還收到比利時大使因我國總理不在致送我國副總理的來函，內容如下，

“剛果政府於七月十三日傍晚舉行之會議中表示希望比利時於七月十四日上午五時前撤除雷堡市 **Ndjili** 飛機場之部隊。

“同一會議中剛果聯合國事務部長又宣布剛果已就比利時部隊駐在共和國境內事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

“安全理事會對此問題已作成下列決定：(一)比利時應撤退部隊，(二)由聯合國派遣部隊。

三八．下面是比利時的意見：

“比利時常任代表聲明比利時部隊將留駐境內，至聯合國部隊能充分控制該處情勢時為止。此項聲明雖未獲突尼西亞及蘇聯同意，但業經理事會其他各理事包括美國在內明白表示同意。

三九．來函內繼續提出六點我們認為其內容不幸適足證明比利時缺乏誠意：

“因此，比利時政府訓令本人通知台端：

“(一)比利時隨時願意實施聯合國之決議；

“(二)因此，比利時承允願於聯合國部隊有效恢復治安後隨時隨地撤除干涉部隊。”

四〇．關於第二點，我必須在此說明，星期六剛果境內至少已有聯合國部隊一千二百人。比利時至少應按比例撤退部隊——換言之，至少應撤退當時駐在雷堡市的比軍五百至六百人；我想此舉必可改善情勢。不幸，星期六上午雷堡市內有聯合國軍隊及比利時部隊同時佔領。

“(三)比利時部隊將視情形必要留駐境內以保安全。”

四一．我必須在此附加一句，比利時說到安全二字，無非是指比利時人的安全，不是領土公民的安全。凡熟悉雷堡市情形的人都知道比利時部隊巡視市區是確保歐洲人尤其是比利時人的安全，不是剛果人的安全。

“(四)比利時政府請剛果政府通力合作恢復治安。”

四二．我想一個主權國家接到一個外國即使是友邦政府向其提出這種要求，一定深感困難，甚至感覺痛心，因為我們認為我國政府最重大的責任就是恢復國內的治安，我們盡這種責任根本無需外人指教。

“(五)比利時政府促請剛果政府注意該國若採取行動違背最高國際當局之決定時可能產生之嚴重責任。”

四三．比利時現在居然來提請我們注意我們若不尊重安全理事會決定時應負何等的責任，實則比利時

本身就應先在上面做個榜樣。安全理事會儘管通過決議案，但是今天已是七月二十日了，比利時的部隊仍舊駐在我們境內。

“(六) 剛果政府尤應避免採取任何足以引起不必要之挑釁行動或危險煽動情事之步驟。”

四四。我要再度在此提請各位注意，自從比利時開始侵略後，剛果政府已命令其全部軍隊歸營；據我們所知，剛果軍隊根本沒有從事挑釁行動。事實適得其反，假使剛果政府准許剛果部隊出動的話，我想一定會發生最壞的後果。比利時政府說到不必要的挑釁行動或危險的煽動情事，我們要請各位來斷定這種不必要的挑釁行動和危險的煽動情事究竟是那一方面發動的。

四五。剛果衆議院在其七月十五日決定內通過下列決議案：

“(一) 在十二小時之內撤除駐在剛果共和國境內任何地點之一切比利時部隊，並自動由聯合國部隊接替。

“(二) 造成事件之前任保安隊軍官必須立即離境；

“(三) 所謂剛果比利時條約須至比利時侵略部隊全部撤退後方始有效。”

四六。我們的代表奉命在此向各位重新申明剛果並不反對比利時，我們希望我們兩國間能有基於尊重我國國家主權的友好關係。

四七。我可以列舉若干具體事實，不過，比利時外交部長 Mr. Wigny 可能不久就要提到它們談論比利時所謂的“剛果人民所犯的殘暴行爲”。我想剛果代表如向本理事會詳細暴露比利時部隊及比利時平民對剛果人民所犯的一切行爲，那末這種行爲與剛果人對比利時平民所犯的可憾行爲相形之下，其嚴重性一定難以比擬。

四八。我要保持這次討論的崇高水準，所以不願詳述各種細節。剛果政府願意承認確有人有行爲失檢之處，但亦深自慶幸我們在國家不斷遭遇種種行動向我們挑釁、與我們爲難的時候，尚能維持國內的平靜。剛果政府若要報復所有一切挑釁情事的話，那末我想——我方才已經說過這話——一定早已發生了最壞的結果。

四九。各位也許要問究竟有多少傷亡。這個答案須視回答的人是誰。假使回答的人是比利時代表，我

想他的答覆一定是比利時人的傷亡人數。假使回答的人是我們，是剛果政府的代表，那末我們認爲凡因剛果境內發生的事件或其他事故而死傷的人都是受害人。我沒有數字可以提出。我們已經設置了一個國會調查委員會，着其查明所犯行爲的數字、日期、地點及時間。我擬以後再將調查結果通知理事會。

五〇。再說，剛果政府人民現在已不大信任比利時了。我起先已經說過，我們曾在比利時住過多年，瞭解比利時人，知道比利時人在最艱難和最平靜的時候向來而且仍願支持我們的人，深知比利時人寬大的精神，而且知道他們在社會教育、經濟方面一切成就的人。自己覺得現在非常抱歉不得不向世界各國聲明：因爲比利時所犯的行爲，所以目前非至我們在四大要點上獲得滿意，我們很難想像比利時剛果之間如何能有任何真誠的合作。剛果政府命我向理事會說明這四大要點，我們認爲這四點代表四種建議，而假使世界各國希望比利時能再獲得剛果民心的話，這種建議幾乎等於我們的決心。目前剛果的民心根本不願接受比利時的友誼，但是隨時願意根據這幾點與比利時達成諒解。

五一。第一點就是應當立即制止剛果境內比利時部隊的侵略行動。我們說到制止剛果境內比利時部隊的侵略行動時，我們要求的第一是應着令比利時部隊停止繼續違反友好、互助合作條約第六條第二項的規定；第二，制止比利時部隊源源開入我國領土之內。我們是星期一半夜離開剛果的，不過遲至星期日上午比利時部隊倘繼續在剛果領土登陸。我們今天中午在紐約還聽說又有許多比利時部隊才在剛果領土登陸。我們認爲這是不能容其繼續發生的具體行爲，所以我們懇切希望安全理事會堅決要求我們的比利時友人速即制止剛果境內比利時部隊的侵略行動。

五二。一個多星期以前〔第八七三次會議〕我們在討論第二點——撤除比利時部隊問題——時，我們多少還信任比利時，所以祇要求撤除駐在剛果軍事基地如卡明那及基東那兩地的比利時部隊。但是現在我們的信任不幸已經變成了不信任，所以現在我們的第二點是比利時必須儘速撤清我國領土內的全部比利時部隊。

五三。前兩點對我們來說是足使兩個將來仍願繼續合作的友邦之間的衝突達成解決的重要關鍵。各位就會知道，我國元首 Mr. Joseph Kasavubu 及總理 Mr. Lumumba 等得不耐煩，已向秘書長駐雷堡市代表送

遞——第一次有此事——最後通牒。這項最後通牒載在他們七月十七日自斯坦利府致目前在雷堡市的聯合國次長 Mr. Bunche 公函的最後一段內。

五四．剛果政府希望理事會對於這件最後通牒能參照當時的情形予以審議，因為剛果政府——這個政府不但對剛果人民及在其境內之其他各國人民負有責任，而且還受到社會壓力必須設法恢復國內的經濟生活——使人民得到一種印象，以為它現在毫無行動，而實則政府正在竭力設法而且各部長也在日夜工作以期覓得一個解決辦法。

五五．我們已在雷堡市與 van den Bosch 大使會商不止六次，希望找到一種解決辦法，但是我們每次發現有希望的辦法到第二天就變卦了，使我們深感失望。

五六．星期五晚上，我們與 van den Bosch 大使會商時，他要我們瞭解他站在大使的立場，祇能管政治方面的事情，軍事問題是屬於比利時本國軍隊司令 General Gheysen 管轄範圍的事。因為我們信任比利時，同時希望能找到一種可資達成協議的根據。所以我們請大使邀 General Gheysen 一同再與我們會商。我們等到早上二點鐘，但是祇見大使獨自回來，因為 General Gheysen 不願同來。至此，我們發現當時的情形是比利時人認為這祇是彼此的誤會，而我們卻認為已足證明他們沒有誠意。一方面，比利時駐剛果的代表對我們說他不能命令比利時部隊撤退；但是另一方面 General Gheysen 卻繼續命令比國部隊不但佔領雷堡市的飛機場而且還佔領雷堡市市區及其他城市。

五七．我現在還要討論一下我國國家元首和總理致 Mr. Bunche 公函的最末一段。這一段文字曾經引起若干矛盾的反應，足以表現確有不信任心理存在，不過我方才已經說過，這種不信任心理必須顧及當時的情形加以考慮。各位必須想像這個方始成立而負有重大責任的剛果政府在獲得獨立才兩星期之後就不得不請求軍事援助以保衛其領土。根據從我國政府得到的詳細情報，這一段證明剛果人民已不若過去那樣信任聯合國，但仍表示相當的信任，因為比利時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剛果也業經局部准許入會為會員國，我們希望能在聯合國找到可使比利時和剛果達成協議的根據。這一段的內容如下：

“倘聯合國似不能於目前起至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九日午夜為止之期間內完成我國請其執行之任務——撤除我國境內之比利時部隊，收回比利

時本國軍隊所佔領之陣地——那末我們非常抱歉將不得不請蘇聯出來干涉”——下文又說——“我們希望貴方能使這種事情不致發生。”

五八．我深信，根據我們的外交政策，剛果還不致於撤回我們對聯合國的信任，要求任何一個國家的援助。剛果還是信賴聯合國。我們的部長會議副主席方才在電話裏告訴我們說剛果全國上下都很焦急地等待安全理事會將於今夜通過的決議案。我認為像剛果共和國這樣富庶美麗的國家能否安居樂業而不變成戰場，這個問題端賴安全理事會的行動。

五九．第三點與我們的第六個省卡坦加的目前情勢有關。剛果政府不欲隨便透露它所知道的某種情報，但對於意在造成卡坦加脫離的若干幕後活動非不知情，卡坦加省內我們親愛的愛國志士曾與其他同胞共同奮鬥爭取獨立，而且我們的全國政府也是在與卡坦加人民，尤其與 Tshombé 總理諮商之後成立的。Tshombé 總理本當在全國政府內擔任經濟部長之職，要不是他本人拒絕任職而委託 Canakat 黨黨員 Mr. Yava 出任的話。由此可見我們的卡坦加愛國志士仍相信他們也屬於剛果國家領土。在國民大會衆議院內，卡坦加代表先其他各黨代表主張寧願受比利時統治不願歸附羅迪西亞。

六〇．我國的元首業已承允保障我國領土的完整。他和我們的全國政府都願隨時保衛國家完整，所以，我要請求各位無論如何不要承認獨立的卡坦加，因為安全理事會不到一星期前才建議請大會准許剛果共和國以一個整體加入聯合國這一個獨立國家的組織 [S/4377]。我相信我上面所說的話是代表我國政府主張和信念。

六一．第四點與一般技術協助有關。我們看到現在仍有我們的比利時友人所故意造成的一種人心恐慌的情形，實在深感痛心。譬如，七月十四日我所敬仰的同事外交部長 Mr. Mandis 遞送公函給 van den Bosch 大使暫時斷絕比利時與剛果的外交關係時——剛果政府於該函內請比利時大使館暫時停閉，等到比利時部隊全部撤出剛果領土，然後再與剛果政府談判新協定或諒解的原則——我們根本沒有請比利時人全部離開剛果的意思。事實適得其反，剛果全國人民都深信剛果不但需要比利時的技術人員，還需要所有各國的外籍技術人員。

六二．的確，比利時人在剛果境內的成績較他國為多，比利時人的投資也較他國為多，而且他們在剛

果的工作方在開始。叫他們放棄才開始的工作，不讓他們做完，因此使他們全功盡棄，這對於他們是非常可惜的事。所以我們決意對所有自願留居剛果的比利時人保證其身體與財產的安全。不但如此，因為我們有聯合國部隊在境內，所以先是雷堡市然後剛果全國各市鎮的銀行和工商業機關都由聯合國部隊保衛，使剛果的經濟生活能夠繼續，工作能夠進行，比利時與剛果間的經濟與社會合作能夠不稍間斷。

六三．然而不幸，有如我剛才所說，比利時方面仍有恐慌的心理存在，而且，多數比利時人覺得祇有比利時部隊能保障他們的安全。剛果政府對於這種見解當然提出一種相當“小氣”的論點：請問住在美國、加拿大、或俄國的比利時人是否也須有比利時部隊保證他們的安全呢，還是信任他們居留國的政府？

六四．除非比利時仍不信任我國政府，除非比利時仍認為我們沒有能力，不能勝任（果爾，那末我想應首先責備訓練我們的比利時人）除非比利時仍懷疑我們的誠意，不然我們覺得不必一定要有比利時部隊駐在境內，比利時技術人員及專家精神上才能安心。反之，我們認為剛果政府不但能夠對比利時人而且能對所有願在我國投資，願與我們日夕相處的外國人保證其身體與財產的安全。

六五．最後，我要向安全理事會表示感謝。我要感謝安全理事會上星期通過的決議案，我還要感謝安全理事會向大會所提建議准許我們加入本國際社會的決議案。我還要預先感謝安全理事會將於今天晚上通過的決議案。

六六．我還希望各位記得剛果人民甚至可說全世界人民都盼望安全理事會解決剛果問題。假使我們明天能向我國政府宣布安全理事會已經作成了決定使剛果人民能於比利時部隊撤退後恢復平靜和信心，並使剛果政府和人民能恢復他們與比利時的友誼和合作關係，我們將覺得非常欣幸。

六七．我要預先為所有各決議案感謝各位。我在結束以前還要請各位容許我保留權利於必要時迅即再度發言以便提出簡短答覆，或補充我方才的話，因為我時間有限，不能盡所欲言。我方才祇摘要提出了一個大綱，安全理事會若需要其他詳情，我可隨時提出供其參考。

六八．Mr. WIGNY(比利時)：我得說我們剛才聽到的言論實在相當可怪，出我意料之外。剛果代表所說的有些話確很動人，但是我根本不懂他言論的要旨。

他先說剛果人民對我們八十年來在剛果境內努力發展該國使之達到文明國家地位，有很好的回憶。他一再稱我們為朋友。他提醒我們說他曾參加政治經濟圓桌會議。所以他知道我們之所以片面決定立即毫無限制容許剛果獨立，是因為我們願意主持公道。然後，據他說在剛果宣布獨立之後才四天，當初毫無保留自動放棄了所有主權的比利時竟以無端的侵略行為來迎接新的局面。

六九．他們對我們所提控訴的要點決不是說我們是侵略者，而是說我們是正在集體發狂的瘋人。我聽了這篇言論之後，實在不能瞭解他這樣描寫我們的立場，究竟有何合理的理由，有何合乎人情的根據。

七〇．剛果代表的話不懷惡意，我很感激他。不過我們相信他的記憶有點毛病，他的故事頗有出入。他對有些事情輕描淡寫的說得未免太快了一點。他告訴我們說曾發生過若干由於“不可抗力”的事件。

七一．倘獲各位許可，我要把當時的事情報告各位。這是一個很有意味的故事。我們在比利時的人已經到了我們國家歷史上極關重要的一個時候，而且我們覺得也是世界史上極關重要的一個時候。從來沒有人做過我們所做的事。我們在剛果做了剛果代表方才說過的一切工作之後，決定讓剛果在十八個月之內獲得獨立。

七二．我要用另一個證詞，就是剛果國務會議主席 Mr. Lumumba 本人的證詞來補充我們方才所聽到的話。六月二十九日剛果宣布獨立的前夕在友好條約上簽字的就是他本人。這項條約的前言內說：

“締約國等鑒於為雙方共同利益計，必須維持彼此間之友好團結關係，尊重各獨立國之主權，茲……”(下接條約條文)。

七三．可是 Mr. Lumumba 次日發表的言論是什麼？Mr. Lumumba 先用我認為極堪遺憾，而且與兩國元首我們的國王和 Mr. Kasavubu 正式換文時所用口氣完全不同的話，提出口頭攻擊，然後還恐別人誤會他的意思，接着又在各外國代表團面前繼續發言說：

“剛果政府要在現在剛果臻達獨立的時候，向比利時國王和他所代表的偉大人民鄭重表示敬仰，感謝他們七八十年來在剛果所成就的事業。因為我不願別人誤解我的意思。今日獨立的剛果及其政府引為榮耀的偉大成就都是比利時人的功勞。比利時已毫不遲延，毫無限制的承認了剛果

的獨立，絕對完全的獨立。我們希望今日使全世界都尊敬比利時的這種現實的政策將使兩個獨立、自主、平等但有友好聯繫的民族彼此之間產生持久而美滿的合作。”

這是他自己的話，也是我們說話時所用的語氣。

七四．現在我們要討論剛果代表所謂的由於“不可抗力”的事件，在目前我預備力求簡明的聲明中，我可能會無法抑制我的情感。許多婦女在其兒女面前遭人污辱，少女被人姦污，還有人被人斬斷肢體；此中無非都是一段段令人傷心的事。

七五．我要將我辦公室桌上日夜接到的許多電報告訴剛果代表。我要電報原文內所用特意縮短的格式，簡明動人的字句，把其中一部分唸給各位聽：

“卡土姆來訊：瓦特沙區域行政專員負傷抵達久巴(Juba)，謂 Colonel Wers 已遭警衛幽禁室內，速派傘兵隊至拉烏特沙(Laoudsa)；全面叛變；此處有大批軍火，軍官四十人被拘家屬已遭污辱，亂民狂醉；萬急。

“烏爾貝恩行政專員請取火速行動，否則婦孺及其他人等將遭苛刑屠殺……傘兵應在瓦特沙相當距離外降落……否則叛民將於逃遁前屠殺全體……

“請商同 Bunche 採取措施。

“獲悉馬都卡(Maduka)地方 Buzière, Lemagny 兩農場已被圍困，主任 Vanesungel。比利時人連同婦孺一百四十人處境危急，盼商同 Bunche 考慮應採行動。”

“布尼亞急電。收音機接得今晨沙爾門(Salmon)來訊謂布尼亞(Bunia)情形惡劣。阿爾伯湖(Lake Albert)婦孺被軍隊包圍。業餘無線電已不能通訊。英當局已考慮援助措施。火速通知 Bunche。”

“私人電臺轉來電訊，斯坦利府情勢急轉直下，武斷捕人。無人主管。必須火速派遣足數聯合國軍以應斯坦利府緊急情勢，否則二十四小時內可能發生嚴重浩災。”

七六．我們難道能信這祇是七月四日以後發生的人心恐慌情形，祇是傳來之言嗎？我將以同樣的客觀態度，把我們最近所設由最高法院法官為其主席的調查委員會以簡潔公文格式提出的初步調查結果，唸給

各位聽。我還沒有機會選擇內中各節，而且這個案卷尚未完全。我要提出的祇是我接到的文件：

“B 夫人，駐 Thysville 軍人之妻於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流產。剛果兵於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襲擊 Camp Hardy 軍營。她正抱着年齡十三個月的女兒。她被剛果兵用槍托在背上猛擊。她遂即逃到另一軍眷家裏，另一個懷孕七個月的孕婦也於同時抵達該處。次日這三人，一個已遭姦污，一個是孕婦，另一個不久以前流產尚難行動，都被士兵出槍威脅，從床上拖出，結果那個孕婦自己犧牲被他們姦污。

“C 夫人，一九六〇年七月九日在 Seke-Banza 她自己家裏被“保安隊”士兵十二人逮捕後押至 Senda。她全身被跌打。他們又抓住她的頭髮在地上拖走。到夜裏十一點鐘，有四個士兵，其中一個是非洲軍士，出槍威逼她和另一個女子在野地裏工作兩小時。兩人都遭毆打，她本人遭三個士兵輪姦。

“一九六〇年七月五日，B 夫人在 Kiskutu 與她的母親和四個兒女在一起，有許多非洲兵衝進來。內中四個把她強姦。

“七月九日，羅羅安堡醫院內發生機關槍射擊的事情。有好幾個人受傷，其中一個胃部受傷。有一個醫生想去看他，但被非洲兵出槍阻止。傷者遂即因無人照料，傷重致死。

“在 Thysville J. 夫人親眼看見一個軍官的妻子在其七個兒女面前遭強姦九次。Camp Hardy 全體婦女五十人中遭強姦者達四十三、四人

“K 夫人於七月七日離開雷堡市。她在晚上約十一點鐘遇到自 Inkisi 到 Thysville 的大隊人馬。其中有四個婦女，她們已被十五至十七個不同的非洲兵強姦。她們的情形非常狼狽。她又看見吉普車滿載非洲兵，隨意向羣衆掃射。”

七七．有一個從 Thysville 的 Camp Hardy 來的神父敘述一九六〇年七月四日以來發生的事變經過說，七月六日有三個比利時兵負傷極重，其中一人甚至非施以終傳禮不可。

七八．七月十一日比利時軍官和軍士若干被非洲兵監禁。聽說非洲兵不但把他們的衣服剝盡，以唾沫吐在他們身上，毆打譏諷他們，而且還“檢查”他們的生殖器，看看他們曾否與非洲女人發生關係。有些平

民也被關入同一獄室內。非洲兵還用火焚燒教會神父的鬚鬚。

七九. 這個證人是嗣經 Mr. Ganshof van der Meersch 與一個剛果人 Mr. Diomi 出來調解後,與若干平民一同釋放出來。至此,這個證人才從婦女方面得悉她們被強姦的事。

八〇. 〇夫人告訴他說:我沒有屈服,我竭力抵抗,不過……“我要請各位原諒,不過我們這裏是一個調查委員會,各位若要知道何以這些本願與非洲人做朋友的人,忽然改變態度的話,那末我必須繼續讀下去:——“他們把我的陰毛拔下,塞在我嘴裏叫我吞食。我被好幾個兵強姦……後來他們又把一根粗笨的東西塞入我的陰部,然後又把它拔出來。”

八一. P 夫人報告說她抱着一個幾個月的嬰孩在懷裏;這些兵先毆打了他,又恐嚇她說若不屈服即將嬰孩殺死、她被強姦了二十幾次。

八二. Q 夫人生產後才數天,腹部縫線猶在,創口尚未痊愈,就被幾個兵強姦。

八三. 各位先生,請問您們要我怎樣?要不要我繼續讀下去?

八四. 誠然,我們曾信任剛果政府,無疑他們也曾信任我們。不過以我本人來說,恐怕要很久很久才能忘記我們六月三十日那一天在你們中間看到的情形,就是我們留在剛果境內懷裏抱着嬰兒的婦女們在兩個領袖:你們的總統和我國國王走過時同聲歡呼的那種情形。

八五. Mr. Kanza, 你想假使我們準備了某種陰謀、或侵略行動,我們難道會姦詐無恥到這種程度,竟願讓我們自己的妻子女兒孫女陷在這種人間地獄裏嗎?

八六. 我沒有說這事是剛果人民做的。剛果人民——我很器重剛果人民,正如承你方才向比利時人民致敬一樣——整個說來,決不肯與聞這種恐怖行動。事實是一幫武裝的叛徒在那裏造反,而貴國政府並沒有採取行動,也不能採取行動予以管制。

八七. 我們接到呼籲叫我們鎮定;叫我們留在我們原來的地方,或撤退部隊。又告訴我們說“在兩小時之內撤退部隊”。等到上述事情發生了,又對我們說“你們不必擔憂,兩小時之內一切都會平靜的”。

八八. 我要請問秘書長:現在他敢不敢對斯坦利府及其周圍各城市、對下剛果及國內主要地區向我們提供這種保證呢?

八九. 由此可見,這就是使我們意見分歧的不幸事件。Mr. Kanza, 我要感謝你提到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業,我還要感謝你說到我們能做的事。不過,我覺得假使你也承認而且首先承認確曾發生恐怖的事,確曾發生使原來滿心信任願意留居境內的人自然而然不得不離開的恐怖事情,倒是更光明的態度。因為我們是信奉基督教的文明國家的人民,我們認為男子身受的痛苦或許還可以容忍,但是侮辱我們的婦女的事,卻使我們不得不反臉,不得不離開。我們已經看到這些婦女的情形,我們醫院裏住滿了這種人。她們不願我們把她們的遭遇講出來,這是不難瞭解的。Mr. Kanza, 請承認這是當時情形的真正解釋吧!

九〇. 我不擬讀我預先擬好的聲明。我祇是答覆你的陳述,然後你可向本理事會說明你方才稱贊我們的那種友誼怎麼樣而且何以會一變而成為自衛的本能。自衛的本能:這是什麼意思?你現在已經知道了原因,你一定也會瞭解我們所採取的行動。

九一. 你隨便提到友好條約,尤其該條約的第六條第二項;內稱在剛果設置軍事基地係經你們事先同意的,猶待繼續談判。我們彼此信任,這是軍隊仍舊留駐境內的緣故。你不能否認他們駐在境內係屬合法。這是你們條約內規定的。你並未爭辯這一點,你責備我們的是這些部隊離開他們的軍營,從事干涉,並開入若干城市。我要請問:你認為他們祇能根據第六條第二項,唯有經你們國防部長請求時,方能取此行動嗎?我不必援引莊嚴的法律協定來證明我有充分理由可以說遇有保護我們本國人民本國婦女以禦這種放肆行為的問題發生時,我們有權從事干涉。我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非如此做不可。我們若不盡這種責任,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會以為我們根本不知廉恥。我要求各位設想一下我們的經歷。我們為了要儘可能充分尊重我們最近給你們的獨立,所以等到最後一分鐘;我們有時候等得太久了。

九二. 你曾提到伊利沙白市。我曾聽到連接不斷的呼籲。保安隊的軍人業已叛亂,包圍了幾個願與其長官“困守到底”的忠貞兵士,圍困了兵工廠,並加以攻佔。接着,這些完全沒有紀律的叛兵就攜着軍火開入市區。Mr. Kanza, 等到我們趕到已經來不及了,有五個歐洲人已被殺死。其中有一個是義大利領事。

九三．你願不願告訴我，比利時部隊開到那裏去恢復秩序時所取的是什麼行動？我得說我實在佩服這批傘兵的自制，他們到底是一批很強壯的人。他們接到命令說“不得射擊，隨時警覺小心。”我們真可以問問這些人怎能激於危險忿怒而尚能善自克制，不採激烈行動。可是這批傘兵終於恢復了秩序，遂即撤退，未發一槍一彈，未傷一人，亦未發生任何意外事件。

九四．你沒有提到魯魯阿堡。我很奇怪你根本沒有提到當你方才說起的 Mr. van der Meersch 那天在卡明納(Kamina)預備前途到雷堡市去會晤 Mr. Kasavubu 與 Mr. Lumumba 的時候，竟在那裏非洲的中心等了七小時才找到一架他能乘到雷堡市去的飛機。因為這種情形，所以他會不勝沉痛親自聽到籲請救助的呼籲說：“我們——男女老少——現在在 Immoikasai 大廈內避難，他們在外面，一幫毫無秩序的羣衆，攜着來福槍，現在他們已運到重機關槍；現在正在佈置臼砲。”各位都知道，一直到是日晚上援軍開到了，才算把這批不幸的人解放出來。

九五．不過，Mr. Kanza，我說的還不是你不知道的事情，你們的總理，經過魯魯阿堡，見到這種情形，就與我們的總領事簽了一件協定，內中指出暴動的嚴重，並請比利時部隊至少再繼續在卡塞留駐兩個月。

九六．我知道 Mr. Lumumba 是坐比利時飛機到伊利沙白市去的，但是我們把他送到了你方才說起的卡坦加省的伊利沙白市，竟不能降落。等到他回到魯魯阿堡，明明情勢並沒有改變，手邊又沒有任何部隊，就說：“不，我要撤回我的命令，這些人必須回去。”我要絕對誠懇的問你：假使你處在我們的地位，已經受了這許多苦，你願不願負起責任來說 Mr. Lumumba 今天以書面承允而明天一句話就可撤回的那種諾言，就算足夠了？你難道會覺得因此你就可以說：“很好，我們同意讓這些人聽由其命運去支配，由剛果政府以慈悲心腸尤其用切實辦法去保護吧”？

九七．不過，我還要提出另外一點，我曾談到 Mr. van der Meersch。我曾請你注意，事情緊急的那天，Mr. van der Meersch 就是在卡明那從一方面聽到上述的那些呼籲而從另一方面聽到朝三暮四的命令的。你會若無其事說起我們大使在雷堡市的情形。他的任務始終是儘量冒一切危險，力謀避免干涉行動。這就是我們等到最後才走的原因。Mr. van der Meersch 和我的另一同事 Mr. de Schryver 在雷堡市的時候，何曾

見到過你們的總理 Mr. Lumumba？他見到了你們的國家元首 Mr. Kasavubu 嗎？他們在那裏的四天內一個也沒有見到。

九八．這些都是事實。這就是我們何以要干涉的解釋和正當理由。這不是侵略，也不是胡鬧的行爲。原因並不是因為我們仇恨我們所器重而且才許其獨立的一國人民，也不是因為剛果人民仇恨我們，而是因為剛果政府——政府內若干人員，也許甚至祇是其中一個人——不但不能恢復秩序，反而用無線電不斷鼓勵人民從事暴動和屠殺。

九九．我得聲明，我本來已經擬好一篇法律性質的陳述，不過 Mr. Kanza 方才說了許多有趣的話；我相信他是出於誠意的，因為他本人並不在場，都是別人告訴他的。他很熟悉我們的情形，我們也很熟悉他的情形，但是我們仍不得不補充一下敘述事變經過時遺漏的部分，開始先把基本事實重新敘述一下，說得比較詳盡準確些。

一〇〇．我請你不要援用友好條約第六條第二項的規定，無論何處，我們從事干涉都是爲了援救婦孺；你自己也知道，假使現在已有兩萬多婦孺回到比利時，那決不是由於我們對剛果共和國的陰謀。

一〇一．我要請你注意，我們已盡我們力量，務必把上述有充分理由而且必要的干涉行動，範圍縮小。不過，有些人很容易忘記他們向我們的司令官發出的命令、命令執行之遲緩與範圍之局部性質，尤其容易忘記我們一再請求聯合國援助的呼籲。現在聯合國即將作一重要決定，就是說聯合國鑒於剛果國內現在確有一種非常可怕的真空情況存在，所以將決定從事干涉。過去聯合國向來堅持它不能干涉一國的內政，而我們也當然不願給它任何足使別人用以控告我們的藉口。不過凡遇秘書長以他的寬大度量、法律知識和他對人情的瞭解，認爲聯合國可以提供援助，防止這種可怕的浩劫時，我們總是始終支持他的。最初有人提議派遣國際軍官二百人補足“保安隊”指揮部——你知道這批指揮人員過去都是原擬根據友好條約的留居剛果境內受你們管制的比利時人——原有的實力時，比利時立即同意。我們的大使已奉命表示同意。後來剛果政府又提請聯合國出兵干涉，並請美國出兵干涉，作爲暫時措施，我們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即通知聯合國說我們同意此舉，因為我們對於各種程序及我們彼此的權利和責任，知道得比較清楚。後來等到理事會聽到了上述的威脅，那些指責我們從事侵略的侮辱誹謗

的言論，考慮了他們的請求，決定派遣聯合國部隊時，我們的大使還是平心靜氣不理這些誹謗攻擊，在有損我國尊嚴，對剛果人民不勝慘痛的情形之下，再度表示同意，而且依舊以同樣的關切，力圖限制干涉行動的範圍。

一〇二．現在我們的立場如何？我們的立場與你們估計的完全不同，我們完全信任聯合國。據我瞭解，你們也信任聯合國；不過你們的政府一定已重新考慮過它對聯合國的信心，因為我記得你引述的話證明它還沒有打定主意。其中說聯合國若不能於二十四小時之內保證可以派遣剛果要求的部隊，則剛果很抱歉將不得不請蘇聯出來干涉。我實在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相信你。我們願意今天就相信你，但是請你不要說比利時不尊重聯合國或不信任聯合國。你們剛果政府各位官員應該像我們數百年來在我國國內那樣，實踐尊重法律。我們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小國。我們向來衛護我們的獨立。我們向來實行自衛以免受外國統治，而且——我們早就說過這話——假使我們有理由到非洲去，那也是為了訓練交給我們管理的人民，使他們能夠獨立。

一〇三．我所說的話以及別人所說的一切話當然不會使蘇聯信服。蘇聯反正是從來不信服任何人說的話的。現在控告我們從事侵略最激烈的便是蘇聯。我們想，即使它不明全部事實真相，至少也該想到我們所受的痛苦，承認我們曾不稍遲延立即准許剛果獨立。所以我們聽到理事會〔第八七三次會議〕否決蘇聯的修正案〔S/4386〕，因此打消了內中所載可惡的控告，不但比利時政府而且比利時全國人民都為之心安，都覺得深深感激。

一〇四．不過，我不欲隨便假定任何事情，祇擬以嚴格的事實為限，提出下項各點：

一〇五．當 Mr. Lumumba 向蘇聯提出呼籲時，請問蘇聯為什麼不先調查並確切查明事實真相，就立刻回答說勇敢的剛果人民——我也同意這句話——“必須自衛，抵抗弱小的比利時”——還外加一句說——“及所有西方國家陣營的無理侵略”呢？

一〇六．我要清楚說明我們的立場。我們曾經派遣部隊；他們曾在必要範圍內從事干涉，履行我們保護國民生命與尊嚴的天職；他們的行動向來祇以這些特別的目的為限；他們曾接到命令不得隨便干涉內政；一俟聯合國足數部隊到達境內，其司令官可以負責維

持治安時，我們在這個時候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當即準備撤退。各位想必不願一個文明國家的代表在此隨時可以再發生屠殺情事的時候留下一個有虛可乘的“空隙”。我們所要求的無非是恢復安全而已。部隊祇是一種象徵。我們本來就在那裏，實力原很充足。我們早已發出命令，定於星期三離境。假使聯合國司令部的期望能夠實現，那末雷堡市方面星期六即可執行這項命令。我們聽說這次聯合國軍的人數較多，而且慷慨響應秘書長呼籲的國家也較前為多；秘書長很明白情勢的嚴重和到處都有暴動的情形。我們已注意這一點。我們已經停止派遣原來已作萬一準備的增援部隊。我要重複一遍：假使聯合國軍能接替我們的部隊，我們當毫不猶疑，立即撤退我們的軍隊。這些人根本不喜歡駐在那裏。以我們來講，我們祇是要確保我國國民能平安度日而已。

一〇七．關於這一點，我要特別對秘書長此次執行任務的方式表示感激。無論從法律、政治和技術各方面說，他都處置得非常得當。他理應受最高的讚揚，比利時對他非常感激。我們將與過去一樣，繼續對他完全信任。

一〇八．不過，我要向他提出一個建議，就是請他趕快派遣部隊，並且設法制止這種瘋狂行動，制止剛果無線電臺不斷播放煽動人心慫恿屠殺的宣傳。我並不是說這種宣傳獲得剛果全國人民的支持。不過，不清楚目前情勢的剛果人民，現在正在受人煽動，叫他們去從事暴力行為，這種行動可能日益普遍，而且隨時都可以發生。我們在伯魯塞爾天天感到非常緊張。我們終於在播音器中聽到了 Mr. Bunche 鎮定人心的聲音——給我們帶來和平，使留在該處的我國同胞能得到安慰，真是如釋重負。秘書長，但願你繼續這種辦法，讓大家聽到和平的呼聲。你是和平的統帥。請你阻止無論來自何方的煽動份子，使他們不能繼續其惡毒的勾當。你知道煽動直接或間接暴行的宣傳，並非都來自剛果領土；請你制止這種駭人聽聞的挑釁行動吧。

一〇九．我方才已向各位報告這些事件，這些令人震憤的事件。我們已在比利時設置了一個調查委員會，任命我國最有聲望的法官為其主席。我已請我們的大使請聯合國也進行調查，以便證明我們報告的事實是否屬實。我們並不要求大家隨便相信我們的話；不過我們要求各位相信一點，就是，我們之所以有這許多人離開剛果，那決不是毫無理由，也決不是由於我們有什麼陰謀。

一一〇．在我結束這段陳述以前，我要一方面特別向剛果代表說一句話，另一方面還向安全理事主席說一句話。

一一一．剛果代表明知我們不但容許該國獨立，而且，因為知道他們缺乏必要的合格人材，所以還供給它專門人員一萬人。我不知道聯合國本身能否單獨供給這許多人。我們替他們找到了公務員、技術人員、軍官、法官、及教員，這批專家一萬人都置於剛果政府主管之下受其監督、管制及指揮。這批人本可以幫助剛果光榮履行其國家及國際責任。我記得當我在我辦公室內向他們說明工作範圍的時候，曾向他們說：“你們必須瞭解這是我們的幸運和榮耀，我希望你們能在世界上給人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使我們也得到光榮。”這是我們說的話，我們且看將來如何。

一一二．以我本人來說，我覺得剛果所發生的有些事說起來實在非常沉痛；不過我曾在比利時參議院內說：“一個國家必須經過磨難，才能充分發展；不能單憑過去的事來建立前途”。這是假定一個國家的政府首長願意重新恢復禮義理智、重新接受一個文明政治家的一切義務。不過我不得不在此說明，這位首長好像前後不大一致，不但天天改變他的主張立場，而且天天改變他電報裏的措辭，使人不知道剛果政府人民究竟如何想法。為剛果人民着想，為我們本身着想，我們但願我們上面的假想能夠實現。

一一三．對於安全理事會，我最後要說的話也許不如理事會所希望的那樣明確，我很知道我沒有採用想必是本理事會議席上發言時常用的口氣和方式。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出席理事會會議；不過，我之所以不得不那樣說，不得不集中全力暴露事實真相，把法律論點擱置不論，那完全是由於在我之前發表的那篇言論。我希望各位能清楚認識這個因素。大家早已承認，不過我還要重複一遍，我是一個小國的代表。我記得上屆大會中我曾說過，小國在表決中佔有多數，對於緩和局勢促進和平，負有重要的任務。為爭取這種和平起見，各小國有的時候必須有機會和膽識認清受害人是誰，起來為正義執言。假使在我們受了這許多痛苦、盡了這麼多力量去辦理而且辦到了這麼多的事情之後——各位剛纔曾聽到那位代表向各位提醒這一點，他據說是來和我對質的，但是後來發現他自己在這方面證實了我的話並不錯——這些希望仍不能實現，那末請問這些致力和平的小國還能到那裏去另找一個能承認其合法權利並主持公道的論壇呢？

一一四．主席：剛果代表要求發言以便答覆比利時外交部長的陳述。我現在請剛果代表發言。

一一五．Mr. KANZA (剛果)：誠如比利時外交部長 Mr. Wigny 方才已經指出，我本人並不是比利時的敵人，我是該國最好的朋友，不過有點與 Mr. Wigny 說的不符，就是我當時自己在場，而 Mr. Wigny 本人則當時還在伯魯塞爾。我要很簡短地向他特別提出幾點。我將力求簡短賅要，因為我們時間有限，而且我想根本不必詳論比利時所提若干次要的事情。剛果政府對所有住在該國境內的人民負有責任。比利時代表曾提到對比利時人所犯的殘暴行為。我的同事和我本國同胞過去沒有把若干電報轉來，也許因為沒有接到訓令，不過我可以很快地把今天七月二十日接到的電報唸給各位聽，內中所說的是今天的情勢，不是昨天或前天的情勢。內容如下：

“部長會議於今日七月二十日舉行會議，審議國內政治情形，鑒悉比利時部隊在剛果各地所犯而至今尚在繼續之侵略行為。總理在部長會議開會時接到兩個電話。一個是科基爾哈特維爾省政府首長來的，他報告說比利時部隊在科基爾哈特維爾擊斃了剛果警察兩人，兵士一人。他們還在波思第殺死剛果兵士三人，使總數增至六人……”
今天是七月二十日，這些都是七月二十日發生的事。

“……今天科基爾哈特維爾全城恐慌。公用事業全部停頓，全市人民惶恐不安。科基爾哈特維爾省政府首長提到他昨天送致我國國家元首及中央政府首長的電報，再度要求聯合國立即派遣部隊至科基爾哈特維爾，促比利時撤除部隊，以利恢復治安。他報告說中央政府務須立即接取緊急步驟，否則勢將隨時發生不測。”

“第二個電話是魯魯阿堡省政府首長來的，他報告說該處發生同樣的情形，也促請聯合國速即派遣部隊至卡塞。

“部長會議還審議了卡坦加的情勢，那邊 General Lundula 已被比利時部隊擄去。”

一一六．我看到比利時代表相當緊張煩惱，使我頗為詫異。我們在剛果的人所得的印象是這種焦急情緒已經成為幾乎普遍的現象。我們也許需要聯合國軍來恢復比利時居民心中及剛果境內的鎮靜和平，以便增進諒解。

一一七. Mr. Wigny 曾請我們注意我國總理六月三十日的演說。他爲自己方便，祇提到第二次的演說，而實則原來第一次在國會的演說，所說的都是剛果近來數年內發生的確鑿事件。Mr. Wigny 曾說到若干由於“不可抗力”的事件。我願意承認確曾發生若干事件，但我若在此歷舉比利時人對剛果人所犯的暴行，那祇是一件徒勞無益的事。過去八十年來，剛果的情形當然有相當進步，不過，假使一九六〇年七月世界各國認爲剛果的情形相當的悲慘，那末我想比利時外交部長想歸咎剛果的罪名，事實上應歸比利時負責。

一一八. 我們的國家元首 Mr. Kasavubu 及我們的總理在恩奇利飛機場降落時所受的欺凌侮辱及無禮待遇，難道還須我在此提請理事會注意嗎？難道還須我重提剛果的國家元首和總理在伊利沙伯市在所乘飛機上受人譏諷的事嗎？他們的飛機繞伊利沙伯市不止六次，然後飛回卡明納；他們聽說要把他們送至斯坦利府；但結果把他們送到雷堡市，而且還准許若干比利時人嘲笑我們的總理。

一一九. 比利時外交部長曾提到魯魯阿堡的事件。我想魯魯阿堡比利時人一千二百名獲救一事未必可以歸功比利時部隊。剛果部隊約有二萬五千人，因此無論比利時人五六百人的訓練如何精良，我相信能在熱帶森林內稱雄的仍是剛果人。雖則至少必須十五天方能自安特衛普駛抵馬達地，但是七月六日早已有軍艦停泊在馬達地外邊這件事難道還要我指出嗎？這些軍艦也許祇在懸旗示威或巡戈，但是我們不能把這些軍艦停泊在馬達地一舉解釋爲和平的姿態。Mr. Wigny 還提到其他事件。我不擬贅述那些事件，不過，可否讓我很平心靜氣的提醒比利時代表一下，比利時並沒有准許我們獨立，我們的獨立是我們自己爭取來的。這根本是兩回事。

一二〇. 請各位原諒我談到我自己的事，不過，當我在這裏向各位說話時，我一直想到不到一年前家父被拘禁在監獄裏的情形。我們現在的國家元首 Mr. Kasavubu，我們現在的總理 Mr. Lumumba，都曾被關在監內。剛果政府各部部長三十三人中曾經繫獄者至少有十人之多。我相信這些人倘能在此發言的話，他們一定會說他們當時所受的暴虐待遇要較若干比利時人所受的嚴重得多。

一二一. Mr. Wigny 還說比利時部隊到剛果來，爲的是保護比利時國民。他承認他們違背友好互助合作條約。我國對國際外交沒有多大經驗，不過，看到比

利時隨便違背本身所簽條約的榜樣，我們希望剛果政府最好到確能尊重所簽條約的地方去另尋別的模範。

一二二. 比利時外交部長曾說我們缺乏有訓練的人材。比利時說到這件事實無異在批評自己，這一點不必多說。請原諒我又要說到我自己的事了。不過，我直到八年以前，才有機會離開剛果領土去受高等教育；我是第一個人得到這種機會。當時這是好不容易的事，假使有一天我要寫回憶錄的話，我決不會稱頌比利時人，因爲他們根本不許我們到外國去受教育，開擴我們的眼界。我們祇能盡我們的力量去應付這種情形，所以現在剛果缺乏技術人員、軍官及醫生。我們全國境內，沒有一個醫師、一個法學博士或一個工程師。這固然可怪剛果人自己不好，不過我認爲比利時人應負大部分責任。

一二三. 我要強調指出剛果的獨立是剛果自己爭取來的，並不是別人放在銀盤子上像禮物那樣送給它的。我向來愛聽比利時人說剛果的獨立是比利時特許給它的。當我們的總理於六月三十日發表一篇很切實的演說，提到許多過去的事情時，若干比利時人顯然聽得非常難受。不過我相信縱使比利時外交部長已經忘了前述的暴行，剛果人民中曾經身歷其境的人一定不能忘記當時的情形。我們比較年輕的一輩記得的都是近來的事，我們對於這種事情所以尙能瞭解，那是因爲我們雖然不知幾年前所發生暴行的詳情，但是今日這種暴行仍繼續有之。我想剛果境內比我們長一輩的人一定很難接受 Mr. Wigny 方才所說的那些話，因爲這些人不但可以提出確切事實來推翻他所說的每一句話，而且還可以歷舉各種事件發生的日期和地點。

一二四. Mr. Wigny 曾提醒我們說他是一個小國的代表。這是事實。剛果曾向各小國提出呼籲，因爲剛果深信應由同情的各小國來對付像比利時這樣的小國。所以我向各位提到我國國家元首及總理來函的最後一段時，我曾告訴各位說剛果政府決意信賴聯合國並經由聯合國信賴非洲各小姊妹國家，希望有了它們的幫助，我們終能恢復境內的和平與安謐。

一二五. 我認爲目前的情勢非常嚴重。我們不能祇討論以往的事情，因爲，對比利時來說，剛果固然是過去史蹟的一部分，但是就我們來說這是屬於現在和未來的事。我們目前的工作是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完全重建我們的國家，但這一次不是以外國的基礎爲根據，而是從新開始，完全由我們自己去創造。所以我將重新摘要敘述一下剛果政府爲確保生命財產安全並恢復

我國境內和平安謐起見，囑我向理事會提出的若干要點。

一二六．剛果政府要求制止比利時部隊在剛果境內所犯的侵略行動。我要再請各位注意一件事，就是拿人數來算，縱使比利時繼續派兵，縱使他們自以爲有了他們的部隊就可保比利時人民的安全，然而事實上祇要剛果政府准其部隊二萬五千人從事干涉，這件事情是很快就可以解決的，至於到目前爲止，尙很鎮靜，然而仍可能隨時捲入其中的人民則更不用提了。例如雷堡市就有三十六萬剛果人民，但祇有二萬歐洲人民。然而比利時兵五百至一千人居然自稱能保全秩序，維持和平與安全！我相信我們倘若准許在本國境內以武力對付武力的話——我深望不會有此一日——那末這五六百個比利時兵是根本無法維持治安的。

一二七．目前，我們祇希望比利時能多表現一點諒解精神，以便保全其自己的利益，促進將來更深的合作。儘速撤除——我不說立即撤除——比利時部隊是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實在也是可以說唯一的辦法。

一二八．今天是七月二十日，我還是很鎮靜地在此向各位發言，但是我相信我的鎮靜一定與我的同僚及國內同胞的震憤焦慮恰恰成一對照。目前比利時武裝部隊仍在我國境內來去自如，仍像殖民時代那樣，這種情形不但惹人民討厭，而且是一種毫無意識的挑釁行動。比利時若認爲有責任把這種部隊留駐我國境內，那末我祇能希望不發生最不幸的事情。我希望因爲有了聯合國軍抵達剛果境內，比利時人緊張焦慮的情緒不致傳染給剛果人民。

一二九．我們當前的問題不是共產主義的問題。剛果的政府是一個國民政府，我可說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政府，誰說剛果政府在提出威脅！我們的總理和我們的總統氣憤極了；他們一心信任他們以前的主人，但是他們受騙了；雖然他們飽受殖民主義——我心裏實在不願用這個非常時行的名詞——的痛苦，飽受其各種殘暴待遇，但是他們直到獨立的前夕還是信任比利時人。然而四天以後，他們就不得不承認一個國家在殖民地時代享有的信任，等到獨立以後已不復存在了。

一三〇．我祇用短短的這幾句話答覆比利時外交部長多少感情衝動的陳述，而不擬引述與剛果人民有關的各種確切事實，雖則實際上剛果人民所受的痛苦畢竟較比利時爲多。比利時外交部長儘可拿信件和電

報出來示人。我們被比利時部隊佔領的各村落居民雖然不會寫字，卻有許多話可說。我可以用很沉痛的心情，將許多在歐洲、在比利時國土內，在用比利時外交部長自己所謂的文明國家境內發生的種種殘暴行爲，引述作證。我想不管他們愛怎麼說，真正的文明不一定總是在你以爲文明的地方找到的。比利時外交部長自己首先承認我們的人民並不是個個都肆行強暴。事實適得其反：我們的部隊有些人可能過於放肆，不過他們祇是仿倣幾個殘忍的比利時士兵的榜樣而已。雖然如此，雖然剛果人的文明不如西方文明，但我們仍不能不稱讚其道德意識和文明水準。假使我們回顧比利時人未到剛果以前的時代，那末我們當然會發見許多過分放恣、不道德和其他可憾的情形，雖然如此，剛果人民業已證明——比利時人也已首先承認——他們有很高的道德標準和值得稱讚的常識。

一三一．在目前這個階段中再採感情用事的辦法，或考慮某種方式的從屬關係的長處，那是不合時宜的，比利時現在所應付的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我們當前的任務則是在平靜安定莊嚴的環境中使我們爭來的獨立能夠實現。我們必須獲取別國對我們的信任，雖然我們有很多地方不如他人，雖然比利時故意對我們多方刁難，故意截斷了若干門路，雖然我們有許多欠缺之處，但是我們必須向世界各國證明剛果現在已有一個全國政府，即將參加國際社會。祇要剛果政府能有機會達到它的目的，它必能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

一三二．剛果政府及剛果境內全體人民，包括剛果人和僑居的外國人在內，都盼望安全理事會儘速就比利時撤退軍隊問題作成正式決定；因爲剛果政府現在已能自己負責了。我們深信剛果政府倘獲聯合國軍援助，必能逐漸達到它的目的。

一三三．我現在要引一句剛果的諺語，也是非洲的諺語，來結束我簡短的陳述：擡頭吐唾沫的人如果站着不動，唾沫會掉在他臉上，如果走開，唾沫才落在地上。還有一句諺語說：裝過辣椒的葫蘆不論用什麼肥皂去洗，還是洗不掉椒辣味。

一三四．比利時應立即放棄以武力恢復剛果人民信心的企圖。這種企圖必無用處，因爲結果將使剛果不得不以武力來對付武力。比利時人如欲恢復剛果人民的信心，必須有更深的諒解、寬宏的態度，尤其必須承認剛果政府與人民已發展至相當程度，足能自己管理其政務。我所說的兩段諺語無須解釋，我想讓理事會各理事自己去體會吧。

一三五. Mr. WIGNY(比利時):我祇擬很短的說幾句話,因為我不擬討論剛果代表第二次發言內所提的各點;這些我已在第一次陳述時說過了。不過,我擬討論兩點。

一三六. 第一,剛果代表用他所謂的比利時人的殘暴行為來和我所敘述的暴行對照。我要在此指出,祇是肯定提出一件事是不夠的,必須有事實證明才行。祇說人民教育程度不夠不能拍發電報,斷不足以證明確曾發生某些事件。

一三七. 剛果代表告訴我們說科吉爾哈特維爾和魯魯阿堡兩方面都曾籲請援救,並說該處“保安隊”三人已遭擊斃,他處另有三人被殺等情——我不記得數目了。這是一種說法,以我本人而論,我提議我們來舉行一次國際調查。我們即可看出雙方各犯了那些過錯。我未始不知在這類情形之下,所得反應決不會是柔聲和氣的。那是到處一樣的情形。不過,我願隨時接受國際調查。

一三八. 這是我向剛果代表提出的提議。我要絕對公正。我還要附加一句:大體上說來,在比利時肄業的非洲學生都很受人尊敬,偶然也有幾次可以遺憾的事件,我也深感遺憾,因為在我們國內,我們從不贊成這種行為。這些也許是情緒緊張的人所做的行為。我們的政府也譴責這種行為。可惜剛果代表對於剛果境內發生的情形並沒有採取同樣的態度。

一三九. 現在我要提出第二點。剛果代表曾提到軍艦,但是他忘了提到我們在剛果有一個永久軍事基地,其中有一個設在剛果河口上。我們在這一方面根本未取任何步驟。請問一個艦隊能在那裏做什麼?那根本就是這個艦隊的根據地。

一四〇. 此外,剛果代表自己給了我一個最好的理由。他先說到侵略,又提出數字。我們祇有一千四百人在雷堡市。我相信聯合國恐怕須派兩倍此數的人來接替我們。在那裏與這一千四百人相對的有居民三十五萬人。我們的軍事司令部是和平的,但是並不愚蠢。如果我們想要攻擊三十五萬人,我們決不會祇派一千四百人。我們派遣部隊的唯一目的,我已說過,完全是為了保護我國的國民。我們的部隊根本無意干涉剛果的內政,也根本無意攻擊剛果。我們希望最好不至於必須對非洲人實行自衛。我說這話,是因為 Mr. Kanza 曾說我們對於所有人的性命並不一樣愛惜。但是我們並不認為我們有法律義務干涉剛果的內政。我們祇是保護我們的本國人民。

一四一. 我要把這點說得非常明確。一俟安全恢復,我們願意立即撤除從事干涉的部隊。我以前已經說過這話,現在再說一遍。我們的立場非常清楚。我們已開始撤出雷堡市。我們已停止一切。一俟聯合國告訴我們說已恢復了安全與平靜。人民已可重新——如剛果代表所說——安居樂業,我們極願立即撤出其他各處。

一四二. 我要很簡短地說明一下比利時政府的立場和決定其行動方針的原則。我想也許應該重複一遍。剛才我臨時發言時並沒有照書面提到這點。不過,為求絕對明確起見我要重申:

(一) 比利時在剛果從事軍事干涉,純粹是爲了人道的。

(二) 干涉行動絕對與所求的目的,即保護比利時國民生命的目的相稱。

(三) 其範圍以與目的有關者爲限,其時間亦很有限,因為原意祇是作為臨時性質的行動。

(四) 比利時從事干涉並非從事政治陰謀,或圖以任何方式干涉剛果內政。

(五) 以我們而論,我們認為剛果的獨立是一件既成事實。如果准其獨立後,半個月內即間接將其收回,那末當初又何必准其獨立呢?所以剛果的獨立是一件既成事實。

(六) 比利時欣悉聯合國已在秘書長指導下採取軍事行動以恢復剛果的秩序與安全。

(七) 比利時當局將對聯合國所採取軍事行動通力合作。

(八) 一俟聯合國能有效保證確實維持秩序及人身安全時,比利時當即在這種情形下撤除干涉部隊。這項原則業已開始實施,尤其是雷堡市。我們希望其他各處不久亦可照辦。

一四三. Mr. KUZNETSO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安全理事會應蘇聯政府請求,於今天舉行會議,以便聽取秘書長就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S/4387]實施情形所提的報告書。大家都知道,這件決議案內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請比利時撤除剛果共和國境內的部隊——換言之,請其停止對方始獲得獨立的剛果人民所施行的武裝干涉行動。

一四四. 我們必須即刻審議這個問題,因為比利時政府現正靠着蓄意保存剛果殖民制度各國的支持,繼續其武裝干涉該國內政的行動。而且比利時政府仍

在繼續公開攻擊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該政府確切聲明決心保證國家的真正獨立，保全其領土完整。

一四五．安全理事會幾天以前審議了剛果的情勢〔第八七三次會議〕後，即促請比利時政府撤除剛果境內比利時部隊，顯已採取了非常有益的行動。目前的問題是如何從速實施這個富有積極意義的決定。現在每天都有大批比利時部隊抵達剛果。關於這點，務請注意比利時新的增援部隊現正與聯合國部隊同時抵達剛果。

一四六．比利時傘兵已奪得若干剛果城市，而且幾已完全佔領剛果的首都雷堡市。比利時人業已控制飛機場、交通要道及橋梁。據最近報告，比利時現正趕派裝有火箭武器的比利時飛機前往剛果，而且比利時部隊正在雷堡市趕築防禦工事，足見他們正在準備從事長期戰爭。同時，佔領部隊正在擴大他們在剛果境內的軍事行動。

一四七．據剛果總理 Mr. Lumumba 說，比利時傘兵已於七月十六日打進科吉爾哈特維爾，佔據了所有的地方行政機關。

一四八．次日，七月十七日又有傘兵在京多(Kin-du)降落。卡明那及基東那兩個比利時軍事基地都變成了對這新共和國從事顛覆行動的中心。此外，據報剛果政府還在計劃佔領國內其他重要中心，主力戰為自空中襲擊下剛果，即雷堡市以南戰略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地區。這種攻擊的目的非常清楚，顯然是想奪取剛果境內最重要地區之一馬達地市。這個城市是剛果的主要海港，也是鐵路樞紐和油管的終點。

一四九．秘書長七月十八日報告書〔S/4389 and Add. 1-3〕事實上證實了比利時政府仍頑強地公然漠視理事會七月十四日的決定。該國政府這種行動仍是沿用殖民國家慣用的藉口——所謂必須保護比利時國民利益的說法。

一五〇．從秘書長報告書〔S/4389，第四十四段〕可知比利時政府已經聲明，比利時將於發生嚴重緊急危機時，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至於實在有無嚴重危機一點，則比利時當局擬自行隨意決定。事實上，這話的意思就是殖民國家根本無意遵行理事會的決定，祇想繼續對剛果從事武裝干涉，至達到其基本目的，至完全窒息割裂這新共和國時為止。

一五一．我們現在知道比利時除擴大剛果境內的武裝干涉外，還蓄意割裂這個新國家。殖民國家又在

這裏試用他們過去慣用的“分而治之”的原則。他們已找到了一個名叫 Tshombé 的傀儡可以供其利用以達到其目的，這個人在剛果共和國宣布獨立才祇幾天就主張該國最重要的一省卡坦加脫離這個新成立的非洲國家。

一五二．所以無怪 Tshombé 的行動要使經濟實業巨頭非常高興了。從他們意圖割裂剛果的行動上很容易看出西方國有意將前比屬殖民地經濟上最重要的地區，亦即資本主義專利者發財的主要來源，留歸己有。

一五三．聯合國非洲會員國各代表團七月十八日關於剛果情勢的聲明內堅決斥責任何意欲從外破壞剛果領土完整之企圖，實在不無理由。蘇聯政府充分贊成並全心支持這種立場。

一五四．剛果共和國的敵人除政治、軍事攻擊外還施行經濟侵略，造成饑荒，蓄意搗亂破壞，以期窒息這個新共和國。

一五五．殖民國家繼續不斷公開武裝干涉剛果的內政，已使該國情勢日趨惡化，共和國政府已訴諸世界輿論及聯合國，請其注意足以威脅該國存亡的危機，並請其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制止尚在繼續進行的侵略行動。它第一先要要求比利時部隊立即撤出剛果。但是比利時當局仍繼續不理剛果共和國政府提出的這些要求。

一五六．安全理事會既然負有維持國際和平安全的責任，就應立即伸援助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採取有效步驟，使剛果能鞏固其獨立。

一五七．我們欣悉許多國家業已公開表示反對殖民國家惡毒的陰謀。他們已經開始援助奮勇的剛果人民。

一五八．蘇聯政府為對剛果忠勇人民表示友好，為決意盡力設法使剛果共和國因維護其獨立而奮鬥的正當目的能獲勝利起見，已決定以糧食及其他協助供給該共和國，且已知照秘書長。蘇聯政府已撥劃糧食共一萬噸。蘇聯政府並已撥派飛機五架專供運送物資至剛果及與援助該共和國有關之其他必要運輸事務之用。

一五九．蘇聯代表團完全同意剛果共和國總統 Mr. Kasavubu 和總理 Mr. Lumumba 的意見，也認為目前外國侵略剛果共和國的行動構成國際和平的威脅。

一六〇．蘇聯國務會議主席 Mr. Khrushchev 七月十五日致剛果共和國總統 Mr. Kasavubu 及總理 Mr.

Lumumba 的覆函內說“顯而易見，在剛果從事武裝干涉的人和煽動比利時人從事這種行動的人無非想予非洲各國人民以一重大打擊以便保全非洲大陸大部分地區現仍存在的中古時代奴隸制度。”

一六一．所以制止侵略剛果的行動問題對全世界都有重大關係。聯合國有責任宣布殖民國家的罪狀，採取積極步驟保護剛果共和國。

一六二．蘇聯代表團不能不提一件事實，就是，關於剛果事件，有人正在意圖威嚇世界輿論，甚至威嚇安全理事會。有人正在造成一種印象，使人以為該處歐洲人的生命財產都已受到威脅。關於這一點，西方國家報章及許多社會要人的言論都清楚證明他們意圖把剛果境內發生的暴動事件全部歸咎於剛果人民。

一六三．比利時外交部長今天發表的言論已經證實這話。不過，我們決不可為殖民國家意圖將罪魁的責任脫卸到無辜者身上的預謀挑釁行動所蒙蔽。事實上，在座各位，人人都知道，造成紊亂衝突、破壞交通實業、攪亂糧食供應等事都是多少年來剝削剛果人民的人所組織的。這些人意圖用饑荒的魔掌來勒死這個新共和國，威逼剛果人民屈服，重新把殖民主義的桎梏套在他們身上。比利時殖民主義者正在擔任這種陰謀的主角。

一六四．剛果的實例證明維護殖民制度的國家如何固執守舊，不擇手段，祇圖保全他們的殖民統治，以便繼續剝削剛果非常富足的天然資源，使勤奮的剛果人民永遠受殖民主義的束縛。他們根本不願承認可恥的殖民制度時代已經永遠過去了。大家應該竭盡所能確保於最短可能期間徹底剷除殖民制度。各民族力圖打倒二十世紀這種恥辱的奮鬥是決不能遏止的。不過，西方國家仍有若干人以為他們若能在有些地方略為讓步，即可保全這種舊制度不發生根本變動。這就是若干冒充“熱心”剛果人民福利的外國專利者的想法。比利時外交部長今天發表的言論就是一個實例。假使解釋得不錯的話，他說到剛果人民時，曾說他們是“託我們照管的”人民。那末，難道是上帝把他們託付給別人，使他們更容易受人剝削嗎？

一六五．比利時代表很奇怪剛果代表團竟敢在此大聲申說比利時政府的背信，竟敢發言反抗比利時不顧有關協定派兵非法佔領該國，違反條約，並採取顯然意圖窒息這個新共和國的途徑。難道比利時政府還希望剛果人民和此地的剛果代表感謝他們的這種行動嗎？

一六六．剛果人民另有他們的想法。他們決定一勞永逸地粉碎殖民主義的桎梏，主持他們自己的命運，用剛果國土內蘊藏的豐富天然資源來創造一種新生命，以他們勞力的成果造福剛果一千三百萬居民，不容其專肥一幫國際專利者的私囊。

一六七．這可嚇壞了奴役他們的外國人。於是他們就揭開他們冒充人道的假面具，開始用刀槍來征服剛果人民。

一六八．鑒於剛果目前的情形，最迫切需要的措施莫若立即撤除侵略部隊，即比利時部隊。這項要求獲有全世界的支持。關於這點，我們必須念及七月十八日出席聯合國的非洲國家集團發表的聲明，其中有一部分內說：“撤除比利時全部軍隊對於和平、秩序及安定之恢復，至屬必要”，接着復請比利時“立即開始撤除駐在剛果境內之部隊”。

一六九．蘇聯七月十三日〔第八七三次會議〕曾贊成要將安全理事會根據聯合國憲章規定請求成立之聯合國軍一支臨時派往剛果的提案。蘇聯這種立場的假定是成立這支軍隊時能同時顧及剛果政府要求軍事協助的意思，和亞非各國主張這支軍隊應由亞非各獨立國部隊組成的願望。

一七〇．聯合國軍祇應在剛果留駐一個絕對有限的時期，無論如何不應干涉剛果人民的內政，並應確保該國領土之完整和不受侵犯。

一七一．我們應當注意，秘書長七月十三日向理事會〔第八七三次會議〕口頭報告時，曾特別表示不擬派遣屬於各大國軍隊之人員前往剛果。關於這點，我們認為必須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一項新聞報告，內稱美國原駐西德的一支部隊已於七月十七日藉口協助撤退難民及援助剛果共和國境內聯合國軍的軍事行動，飛抵雷堡市飛機場。

一七二．蘇聯代表團奉蘇聯政府訓令正式提出抗議，反對美國軍隊以任何藉口進入剛果共和國，並堅持美國軍事人員立即全部撤出剛果領土。

一七三．秘書長報告內還有一件事我們也不能默不作聲，不促請加以注意。根據這件報告書，秘書長顯然想要邀請歐洲及美洲國家部隊加入聯合國軍。同時據說秘書長已對剛果一個最密切的鄰邦幾內亞承允將其部隊交秘書長調用的提議，表示冷淡。據蘇聯代表團看，這種態度完全與安全理事會決定〔S/4387〕的精神不符。

一七四．蘇聯代表團還認為必須促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注意比利時當局意圖造成印象，使人以為它已遵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內請其撤除軍隊之要求的新策略。他們意圖將駐在雷堡市部隊的一部分撤至剛果境內的其他地區。比利時想使人以為這種調動是局部撤退部隊。這當然騙不了任何人。比利時部隊應完全撤出剛果共和國領土。

一七五．比利時部隊駐在剛果共和國內不但對該共和國政府是不堪容忍的挑釁行動，對世界各國也何嘗不然。我們必須坦白在此指出，比利時政府若沒有其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內的軍事盟友各強大保護者為其後盾，態度斷不會如此頑強。

一七六．關於剛果發生的上述情勢，蘇聯代表團奉蘇聯政府訓令提出下列決議草案[S/4402]請安全理事會審議：

“安全理事會，

“業已聆悉聯合國秘書長就比利時侵略剛果共和國問題所提報告書，

“一．堅持必須立即停止武裝干涉剛果共和國之行動，並限於三天內撤除該國領土內之全部侵略國部隊；

“二．促請聯合國各會員國尊重剛果共和國之領土完整，不採取可能侵犯此項完整之任何行動。”

一七七．蘇聯代表團希望在此緊急關頭其所提決議草案能獲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一致支持。

一七八．如果侵略行動繼續不停，那末聯合國和所有愛好和平同情剛果的國家當然得採取更積極的措施。

一七九．剛果的問題是聯合國各會員國及所有人民的問題。因此，堅持“不干涉剛果共和國”的要求不僅是剛果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各國真心希望幫助愛好自由的剛果人民，鞏固這新共和國之獨立並確保其領土完整者共同主張的要求。

一八〇．Mr. LODGE(美利堅合衆國)：美國歡迎秘書長的報告書[S/4389 and Add.1-3]及後來的陳述。這一切都證明聯合國在實施安全理事會七月十三日決議案[S/4387]方面已有了真正進展，我們要向秘書長及其職員尤其 Mr. Bunche 表示慶賀，他們曾努力不懈使剛果多難的國土上能有安定人心的聯合國力量存在。

一八一．秘書長的報告書是一個替全人類帶來希望的信息，告訴我們剛果不久即可恢復平靜安定與秩序，危機雖未完全消除，但已稍見減退。有了秘書長及其他各方的繼續努力，再加上將來聯合國部隊日益增多，我們可以極有希望地期待不久就可恢復治安。

一八二．主席先生，我現在要提出若干基本的事實：

一八三．第一，聯合國已經採取了迅速有效而且我可以說極果斷的行動。許多國家及無數人士對這次行動的成功有莫大的貢獻。聯合國這次工作最出力的要推非洲各國迅速自願的響應，他們的軍隊已在剛果幫助它恢復治安。這些人遠離他們的本國和慣常的環境到剛果去，是代表我們全體——代表整個聯合國。現在剛果已有聯合國軍三千五百人：計衣索比亞部隊四百六十人、迦納部隊七百七十人、摩洛哥部隊一千二百五十人、突尼西亞部隊一千零二十人。此外，今天將空運運到另一批迦納部隊五百人，及原屬聯合國緊急軍的瑞典部隊一營約六百三十五人。星期五起將開始空運一批幾內亞部隊約七百人。此外且已約定於以後數天空運其他非洲部隊至雷堡市。這批軍隊計有另一批摩洛哥部隊一千二百五十人，突尼西亞部隊一千人及迦納部隊六百人。不久還有非洲及非非洲其他各國部隊及警察參加，我們希望聯合國軍不久即可增至約一萬人的實力。

一八四．聯合國在糧食方面亦已採取迅速行動。若干國家業已承允慷慨捐助糧食。目前已有麵粉及其他糧食數百噸運到剛果，緩和可能發生的糧食短缺情形。其他聯合國會員國可望於其他方面提供必要協助。這顯然是聯合國的集體努力。

一八五．美國很高興能在運輸和交通方面出力相助。我們業已迅速響應秘書長的要求。美國空軍已飛行了好幾千哩的旅程。現在在剛果境內的聯合國軍多半都是美國飛機運來的，而且還空運大量——許多噸的——糧食和配備。我們已應秘書長之請，以必要配備和其他後勤軍需供給聯合國。我們將繼續響應秘書長的請求，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希望聯合國的努力能獲成功。所以我們歡迎 Mr. Bunche 昨天所發表的極可欣慰的聲明。他說：

“聯合國現在已能保證本星期內可有由歐洲及亞洲各國部隊抽調組成之足數聯合國軍部隊抵達剛果維持治安，並保護境內全體歐洲及非洲居民。”

一八六．鑒於這樣迅速而規模宏大的國際努力，我們認為剛果共和國政府應當感覺已有保障，可以安心工作，雖然這個新共和國不免還有種種問題，不過聯合國不但願意援助而且能夠切實做到援助，可說已經表示得非常清楚了。聯合國決不會讓剛果垮台的，我們很知道一俟恐懼心理消失之後，即可切實有效的應付尚待解決的問題了。

一八七．還有一件重要事實必須提出，就是關於撤退比利時部隊的問題。我們認為我們很能瞭解關心這個問題者的情緒。我們很能瞭解剛果領袖看到前管理國部隊重新開入剛果而發生的恐懼。我們也同樣地很能瞭解比利時政府和人民的焦慮，以及他們認為不得不派遣緊急部隊保護其國民的情緒。剛果發生的暴力事件的確深可痛心。

一八八．我在七月十三日〔第八七三次會議〕發言時，曾清楚說明美國對同日安全理事會促請比利時政府撤除部隊之決議案各項規定的解釋是認為這些規定之實施，須視聯合國能否順利實施該決議案全部規定而定。

一八九．比利時代表上星期四早上在安全理事會〔第八七三次會議〕內說一俟負責主管當局能夠恢復並正式保證安全時，比利時當即撤退其部隊。七月十四日比利時駐雷堡市大使又致函剛果政府證實這項聲明。比利時在這件業已公布的公函內自動承允無論何處一俟聯合國軍完全恢復秩序時當即將其部隊撤出該處。

一九〇．此外，我們閱悉秘書長報告書內曾說“聯合國軍開到後，比利時部隊人數約計一連再加一排的單位已於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七日撤出雷堡市”〔S4389，第四十五段〕。同時我們欣悉比利時與聯合國代表業已達成的協議，使聯合國能於星期六完全接管雷堡市地區。

一九一．今天晚上蘇聯顯然又想把冷戰帶到非洲中心，殊堪遺憾。它今天晚上要求美國撤退聯合國特

許駐在雷堡市的幾個美國技術人員，此舉顯然是蘇聯又圖阻遏聯合國力謀恢復雷堡市治安的行動。除蘇聯及其他與它想法一樣的人顯然不知道外，世界各國都知道雷堡市這一小組美國服務人員是因聯合國特別請其供給糧食運輸及交通便利而留在那裏的。他們祇擬於聯合國需要他們幫助其在剛果的努力的時期內留在該國。按照聯合國內慣用的習語意義，他們根本不是軍隊。

一九二．上星期剛果請我們派遣美國部隊到剛果去時，我們已立即婉言謝絕，並將此事轉請聯合國處理。事實上，我認為根本不值得浪費安全理事會的時間來討論這些無聊的事。

一九三．據報蘇聯可能直接派兵剛果從事干涉。我要在結束發言以前，對此問題說一句話。美國政府關於這一點的立場，無論對其本身或對他國說，都非常清楚。因為，誠如我已經說過，雖然不多幾天以前剛果政府曾正式邀請美國出兵剛果，我們仍堅持美國提供的援助將全部經由聯合國辦理。我們認為聯合國的努力是恢復治安並使比利時能迅速逐步撤退部隊的最妥善的辦法。顯然，除秘書長依據安全理事會七月十四日決議案請求者外，任何部隊都不應進入剛果。因此，聯合國可信任美國必將繼續積極支持聯合國在剛果的努力。我們將與聯合國其他會員國共同努力採取任何必要行動阻止一切未經聯合國邀請之部隊侵入剛果。這種部隊如果進入剛果，不但違抗聯合國的意旨，且將嚴重破壞任何使剛果恢復安定與秩序之努力。

一九四．主席：如獲理事會同意，我提議暫時延會，俾便於今天下午三時繼續審議這個項目。延會期間，理事會各理事可有機會仔細研究我們今天所聽到的陳述。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午前一時零五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奧地利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i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一段九十九號，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i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i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i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I).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a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izhk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ï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 877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50; 3/6 Stg.; Sw. fr. 2.0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1-16011
Mar. 1962-100